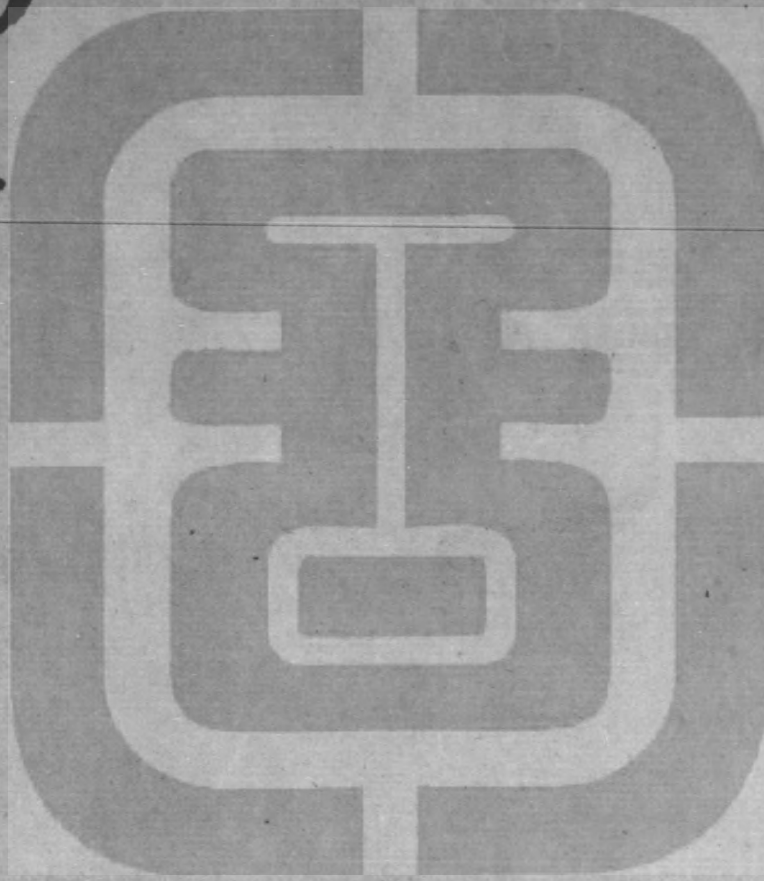


魏志

六至十三

國志第二



董卓二袁劉表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少子長子擢字孟高卓卒次即卓卓弟曼字叔穎

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

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

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

魏辟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

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

賜練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戍

已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遷中郎將討黃

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為

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

潘眉曰西拒遂
內使

才北雅本
作材

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
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任扶

風拜前將軍封黎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

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選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

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

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宦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

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

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

光和三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

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

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

聞湯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

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

夜步行欲還宮閭腹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

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開帝當

還率眾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

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裨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

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

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

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十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二百里來何云避我

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

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李卓卓再遣詔勒而進召之何其草

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

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

先時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

謂卓兵不可勝數

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

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

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怒罷生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

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

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

不充高宗眉壽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

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奈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

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

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

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

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心卓遷相國封郤侯贊

請禪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

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身明耻之隙必報人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

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轆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

人公王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芝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

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芝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英雄記曰芝字仲遠武

謝承後漢書曰伍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字出教勅曹下

督郵收之字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字受教勅外收本邑長

平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

亂百僚震慄字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字因出刀

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字卓曰卿欲反邪字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

右天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請卓曰事不解劔立搥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

前棺出其尸枝解節弁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身明耻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轆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

人公王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芝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

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芝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謝承後漢書曰伍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字出教勅曹下

督郵收之字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字受教勅外收本邑長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請卓曰事不解劔立搥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

前棺出其尸枝解節弁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身明耻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轆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

人公王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芝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

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芝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謝承後漢書曰伍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字出教勅曹下

督郵收之字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字受教勅外收本邑長

平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請卓曰事不解劔立搥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

前棺出其尸枝解節弁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身明耻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轆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

人公王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芝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

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芝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謝承後漢書曰伍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字出教勅曹下

督郵收之字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字受教勅外收本邑長

平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請卓曰事不解劔立搥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

前棺出其尸枝解節弁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身明耻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轆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

人公王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芝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

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芝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謝承後漢書曰伍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字出教勅曹下

督郵收之字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字受教勅外收本邑長

平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

錢大昭曰張資張邈卓傳吳志張資傳並作張咨

字子德瑜

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

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

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怒罷生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

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

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

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

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泰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承樂太后暴崩眾論惑

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

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

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

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

請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郤侯贊

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

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

實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請卓曰事不解劍立搦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

前棺山其尸枝解節弁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

援龍被姓

高下疑脫

錢大昭曰張資

孫堅傳並作

張咨

字尹占位論

名字也知也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

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

平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

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

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

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謝承記孚

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

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

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

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治當作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疆兵蹙之可使諸滄海彪曰海內動

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

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

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

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宜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

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采石苞室

識宜復遷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

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

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

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險固國之重防又隴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益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

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

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餘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

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

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真殺之卓所愛

胡特龍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搗殺之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

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轎時人號曰竿摩車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

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

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天

臣諭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都元板作部

潘眉曰應劭漢

官儀尚書卷中

臺御史為寫臺

謂三臺

謂三臺

謂三臺

謂三臺

謂三臺

謂三臺

謂三臺

謂三臺

謂三臺

三國六

一

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

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

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轡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兒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山陽公載

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

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

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晚今日可不

拜也張潘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

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長

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

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

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

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

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傳子曰靈帝時陽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嵩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

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

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

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

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

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王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

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千里上猶不

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

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口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

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曼瓊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鄒皆還為其羣下

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鄒者斂聚董

斬字豔

本有宋

本無

本無

本無

本無

本無

本無

本無

本無

本無

本無

本無

弘農布誅肅魏書曰輔恒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碎兵符以缺饋致其刃欲以自強見客

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

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

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

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

餘萬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

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風子欲

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

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

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

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

門殺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奩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陝天

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

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請延尉受

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

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

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

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

董卓而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葬卓於郿

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

司隸校尉汜節汜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

擅朝政英汜張掖人一名多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
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
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
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
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獻帝記
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廢馬百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耶

開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此上意不可拒惟不從之

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避追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其語良久而別惟兄子利

隨稠利還告惟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其密惟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惟素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惟轉相疑

戰鬪長安中典略曰惟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惟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惟送饋妻乃以或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棲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復請汜大 惟質天子於營燒宮

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主戶惟者惟使兒子暹將

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

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惟曰朝舖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

上封事曰惟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快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惟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惟以司徒趙溫不與已

同乃內溫塢中溫聞惟欲移乘輿與惟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干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

惟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惟書問惟使公卿詣侍中常洽曰惟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惟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

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記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惟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

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植惟州里素

與惟通語惟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惟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郛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惟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惟惟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

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

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

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

惟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惟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惟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

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惟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惟聞

之便勅遣酈酈裁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惟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惟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

私字

冊字

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

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惟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

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惟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

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

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獻帝記曰時尚書令

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早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入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

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

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綰乃取德綰連續為董承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首爭攀船船上人以刃爨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

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

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

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

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

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

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

誅催夷三族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郟濟饑餓至南陽

後漢書注中作舊故河師猶時有傾覆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梁章鉅曰漢書百官志引蔡質漢儀曰司隸校尉會法到先主時此儀任去

紹此舉更誤方起兵討卓以廢其帝為辭乃欲尊立陳宗其後以獻帝君臣之好不固孤疑未即奉迎會孫先之使孫不為他人所敗不戰而成敗異勢矣

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闈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宜聞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宰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芝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顯等皆台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世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辨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必遂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勿從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諝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疆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只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干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浮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齊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授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

修後漢書
古書相承

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

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 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拘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擊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詎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若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

蜂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

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策拔刃登屋馥走後紹遣使詣邈

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任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英雄記曰公孫

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目往征瓚

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

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右射左射旌旗鏗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

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又在涼州曉習羌胡兵皆曉銳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

兵皆伏橋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

所署冀州刺史嚴綱中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

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木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

不為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

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

乎瓚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

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

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

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梁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

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

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人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

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

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曼丈八等皆斬之又擊

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天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中

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

岐住紹營修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與共出時人

以為榮自肖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

之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又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

迎天子都鄴紹不從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

城巖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厚

于瓚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

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

川案此書稱郭圖之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

計則與本傳違也

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

為大將軍封鄴侯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

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王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

李云紹自此之後舉棋不之矣

後之推衡不密為此二語所誤者多矣

許靖猶當加禮况鄭康成

二萬本本

趙字下當有脫字

結不從迎天
子之謀所以
先敢不能出
長子之諫所
以速亡史家
撰舉之乃一
傳之綱領也

書不見故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

諸兒各據一州也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

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

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

兵海隅是時百姓無王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奸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

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

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

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

不趨軍期安居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許攸為謀王顏良文醜為將軍簡精卒

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

及青州平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

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直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

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鈇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眾眾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特眾憑疆謂

之驕其義無敵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

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聘而不

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

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

臣與主不同者昌王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先是太祖遣劉

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

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
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
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
以立權襲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
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
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珪徐璜竝作
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民又高乞句攜香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輪皆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
賢關遺醜本無令德傑殺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
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奔取錄用故遂與操參各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
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軔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威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元元殘賢
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倂東裔踰據
無所幕府唯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拯
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造於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

持牢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李王魏曰漢漢書持

軍車師曰紹
子并外甥也
幹與三姑四
兒

毛李作不
就不知也
軍期未本
與監同毛
誤也

行一蜀子

烈誤裂
元板作

天下之人豈可
盡其發達之云
後為操所害耳
又選作典歷

此事不知信否
送注引言瑞侍
云曾採破梁孝
王棺取金寶天
子開之哀法似
緣此概而笑之
者也

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王而
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
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
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
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
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
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縮繳充蹊坑并塞路舉
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
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
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
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隊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滎太車汎黃
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熾飛蓬覆滄海而沃燥炭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許關外稱陪衛內肆拘執懼其
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
馬沮授又諫紹良性從俠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
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
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充
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實疲弊而將驕主伏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
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八國出虫為羸弱姬今之謂也

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日紹將

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
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

紹眾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自古有矢石又傳言檣動
而鼓說曰檣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紹為地道欲襲太

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
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

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
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

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

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

後漢書作
平侮王傳
則官字乃
官字之誤

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
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張潘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

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沮授不及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

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

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

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

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

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

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

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闡

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弃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

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

忌豐紹軍之敗也上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

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

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

復日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

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

取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

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

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

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審配逢紀與辛

李云論合中

木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妻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常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

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

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

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

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

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其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

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

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

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

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

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

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

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旄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背絕爲異身昔二

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

固家嗣未有奔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荀

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

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違國豈可忘先君之怨奔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

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

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

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

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首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

定王業非強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九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

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

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

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

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勦力爲君之役

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

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

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

李適蓋有之
或欲云
論如此
其心矣

後漢書注三事

觀此二語則
漢末稱本生
之親不後係
以父母之名
而父母之名不
可易

集

後漢書
注二書
皆在王
集

文書作
与右同
指表

後漢書
注二書
皆在王
集

報宋本
作趣

疎少章云序
字衍文下云
首尾受敵由
屠各叛反也

臣翔嘗從後
漢書作其翔

配於廢立之
際能死不得
與沮授比

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屠各二三其心臨陣叛反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傲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懸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珞 典略曰諱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諱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諱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人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交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是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敵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

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典略曰尚為人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殿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

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

此類皆勒石大學門耶

康字以後漢書校

仙不必改也與略以弟也照語者不以為公孫康語也

二事亦是撮舉其敗亡之由

資諱史籍罪人

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

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絕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各有幼君無血脉

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覺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敏有周成之質

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狗義不忍去

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況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九江殺

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收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

為揚州瑀字公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温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楊翟

拜授術奪日碑節拘留不遣三輔決錄注曰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

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其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

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

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

子實為吾心管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竝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

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

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

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勦力同心臣翼漢

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

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

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

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

獻帝冲幼董

陳瑀事亦見吳志呂

有魏於金元休多矣元休事見

右及九外封楊翟侯楊翟作陽

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

當時人心歸

知其言至此

紹書節

條十二字按

通鑑校

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

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各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覺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

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收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

為揚州瑀字公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以張勳橋

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温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魏等為大將軍執權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楊翟

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儒業以才學進與揚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志而死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

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其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竝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勦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

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

人而已

當時人心歸孫其言至此

獻帝冲幼董

陳瑀事亦見吳志呂范傳及注引九物志秋

有魏於金元休多矣元休事見注

術政陳瑀而

知其為漢

人而已

紹帝節

修十二字按

通鑑按

仲氏

後漢書仲
仲家任仲
去作冲

軍士何蒲
贏後官狀
梁田宜其
敗矣

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

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識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呂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

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灑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

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榻牀上歎

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人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記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

林為八友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晡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略曰劉表

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與策乎表顧問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術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與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袁術之在南陽也與

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當云名在八
後中
記書以表為
魯恭王之後
而此注無開

前者南皇之
宗賊殺即
賊後漢書
注則云宗堂
其為賊

趙一清曰郡國
志荊州七郡在
平陵太守是
平陵太守是
曹魏曰之廷
為車陵太守

張璠漢記曰表與同郡人張隱
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
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
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晡字公孝為八友
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
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
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

此言操所謂
下前下却以
觀世事者也

潘眉曰長表
依英雄記作守
零陵桂陽

表亂中經籍
不遂民絕實
類有此非可
以表為速略
望為不急
表不助紹以綴
操後則夫食
之勢難保江
漢其可淨乎

建安五年曹公
占表伯相距
許也漢帝十二
年曹公征烏丸
先主勸劉表討
許英相心事

牧封城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
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
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乎不受賀
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
陵桂陽長其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南陽人先作零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
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山學官博求儒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
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
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
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

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
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
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
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
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傅子曰初表謂嵩
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豐高對曰聖達節次守節高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
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
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高使京師天子
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
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
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
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高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
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
表雖外貌儒雅而
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
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
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建安十三年

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

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隙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

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

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

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

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

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

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荆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為侍中太和中

卒巽在荆州曰龍統為牛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

令以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嚴別有傳漢晉春秋曰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

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

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

妻死諸將泣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

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

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封列侯魏武故事載今日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

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驚中正之體教令各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

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弃并州賈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

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荆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

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

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

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高

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鄆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

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義侍中義章義章先尚書令其餘多至

注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義侍中義章義章先尚書令其餘多至

大官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

人心瓦解遺之必相率而清將又凡材豈能微一將之偉瑤之勢比於張繡者龍附循其策者又已異矣後嗣漢宗不納為愈

天下元版作四海

後服之理見於果傳在十

年

劉先周不終
是見蜀志劉
巴傳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殊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

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犬亂作而卓身滅命以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為桀紂無道秦苻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若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定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繼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

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

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

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李云此評甚好

魏書六

西川屯鳳崗
氏蘭周南

三國志六

書七

三國志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按臧洪上當有陳登二字乃與評合
陳登自是附見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

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

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

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

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

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

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

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

欲殺卓

錢大昭曰世遠陳
登附布信陳登
附臧洪信校者
者見有性遂字
孟卓亦平壽
張人也十一字不
及何極極於卷
若改題云呂
布性強臧洪
信而於目錄則
云性強陳登成
洪陳登皆誤

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

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

比三司進封温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

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

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書布以四月二十三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

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

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

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已

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

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士三十人辭以送布

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砍布床被謂

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存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

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

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

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

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

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

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與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

殺太祖

布是王官又徐
卓卓故充徐之
士往附之曹劉
天下英雄其
始衆心未一者
指有擅相署
直之嫌耳

北雅本無
李字

此所林被
遂謂已死
爭理也

錢大昭曰武
紀起自教非
為執武材也

梁平錄三封
部考後漢澤
書作封邱

馬日碑表三
京師紀述
欲加禮祀
曰日碑以上
公之尊身乘
旋節之使而
曲媚在臣者
西年平聖
上哀於未忍
進棄不宣
所神於廷
之者表至
百古帝祭拜
其子禱為
前中

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其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與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各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為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背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

為孤憤不可得也案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

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近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也當駭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祭葬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將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城到城下大罵丹陽兵悉閉門內布兵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孥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郭曄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郭曄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郭曄眾亂走天明還故營曄將曹性反前與對戰曄刺傷性性砍曄一臂順砍曄首林與性送詣布布問性言曄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曄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曄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二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劉表曰此不當言也蓋是郭之也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

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
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
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
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
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
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
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支諸將皆驚言將軍
天威也明白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
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
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
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
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恐術初不已受也女

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
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英

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
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
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
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係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
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
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
布曰山陽屯選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
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
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

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
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

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
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

據徐揚之中

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

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

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

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

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

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

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維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人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軍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咭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

後漢書拔作扶

此當時所以有從布者

此策元拔作吉策

還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其議之建得書即遣王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建安三年布復

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

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

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維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

疑作我當日自明公

疑作畏布抄暴行引還二

若一旦有變妾豈得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

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斬圍之三

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春秋曰初布

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

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聞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

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

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弃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願眾降

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

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

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

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下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

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

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圍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

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

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

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劫虜也其眾近在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

聽如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為

人清白有威嚴

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

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

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

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反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

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

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

潘眉曰世說補
引作淮陰之士
推明人引者不
三據
何焯曰五言氣韻

李元龍謂玄
志道不難行此
一見傾心難然
登父子始終為
曹氏未得為知
人誠世務也
有扶世濟民之
志使承厥家
能自潔於漢魏
之間乎。先生
按昭烈固嘗歸
都許從席也赤
云之中使天子
後有真安勢
下焉。孰不

其志在自封耳
使登尚在當昭
力合執同與
不至失主此奔
也惜其早歿不
得與孔明孝直
並列季漢輔臣
匡時中決不視
公道輩配食魏
廟耳

此欽辨口侯漢
志崇國治下也而
元和神國志云法
僕與下邑縣魏
後立言其疏也
此

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

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

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

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

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

耳造次難得比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徐東陽長養者

有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蠲之利稅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

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從進圍日急布

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

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擊下咸以今賊眾十諸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

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遇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

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奔船進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

與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

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繼負而追之登曉諭令還曰

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平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

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

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

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曼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

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弃官還家太

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

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

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

趙昱清曰九
江新東城縣
漢省小
城字莒郡
字之誤

王西莊心劉岱
孔伯稱字存疑
案亦祥此古
有稱字者如下
卷公孫瓚傳稱
劉虞為劉伯
此類甚多

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
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
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
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其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
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
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
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
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
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
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
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
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項之諸軍
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

後漢書云因寓
于袁紹奇之
與結友好

李云耳目偵選
又軍中第一安
務

歎後漢書作惟
者得之

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
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
平中焦和為青
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
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眾而耳目
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焉志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
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休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
條悉為丘墟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
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
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
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
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
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
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

後漢書注云
洪常寓於紹
故謂之主人也

道
范公不誤

趙一清曰張
景明名導見
本任濁漳水

章懷注後
漢書引英雄
記並字下有
劉字
左傳襄九年
不可與也
毛本作計非
亦本作詐

名
劉並同姓
卷江太中

遺比辱雅。既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詔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付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

悅本州見侵。郡將購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嚼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王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觀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

照宋本作

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鑿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奔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肯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

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由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若作旅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

誠後漢書作
許書作記

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王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歡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向共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

終不為已用乃殺之

徐眾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讎為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

洪邑人陳容少

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

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
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范蔚宗論曰偏城既危曹表方獲洪徒指外敵之衡以行倒縣之會忿憤
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悵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案蔚宗之意與徐眾
略同

魏書七

西川中鳳蘭
氏雷固南

三國志

魏書八

三國志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

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
物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遣詣涿

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

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

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

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

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

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

陳少章據後漢書注所引魏志改侯字

侯氏者所以別下劉太守也

趙一清補述西亦有北芒恐未確吾弟拜平日或升高注祭非必祭墓

鮮卑殺傷數十人何意不於入塞此意存也

宋本正作遣宋本作適

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王疏遠任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其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郡同其難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王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使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懷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呂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當官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取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

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請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列義之士戮力西面接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污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王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一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

國紹等之謀計
高即可見當日
所服然乃西
屬宗室自為
效也

宋書云
劉伯安

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

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

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

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

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

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

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

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

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

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畧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

來為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軫寇竊人爵既性

暴虐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

至今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王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

而奪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

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

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削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逼

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卓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詔如浪鄉侯印音新室之亂

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其飲食克期會合

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効又降服張

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惡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

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

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

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

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晉姬周政弱王道

崇漢末所著 丹陽太守見孫 靜信任 卓奪持 陽城事 趙一清曰宜 周陽右以實 蓋周昂此和 三人皆與紹 為傳紹以各 書此記石同也

錢古明曰陳景 中相魚考典 昭或瑛表存 周昂程如聖 注引吳群及金 稽典錄乃周陽 非昂也昂乃 昭更居九江太 守未物破 之事見孫實 傳又按范史 陽信作周所

昂後漢 書作所

自字從 宋本

上製作止 上不保

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相文忠誠之效攻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

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

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

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

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

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秋瓚以胡 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

仁而不武惜
或不為平世
三公
甚矣燒民
屋之難也
可為官吏
則不可也
唯理有也
不可抑也
能

蓋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畧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贊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謂其故發呂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十數師劉緯臺取縵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 虞從事漁陽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警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北際中火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

事遠畧而瓚因破黃中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

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樓樓以子計瓚作鐵門居樓上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晉漢

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弃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躍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書悲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眾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集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蕪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瞻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墮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安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措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

此謂趙以和
解時書

旅不誤
宋本
洪若陳
控弦一作
宋本
作禮土

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
眾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穢狗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
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
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翹義餘殘良
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
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舍光匿影寂爾無
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
威懷泣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大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哉干
戈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
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
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
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
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
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
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
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
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

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畧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舞
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

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問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袁
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紹侯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

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

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鮮于輔將其眾奉

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閭

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

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畧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

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而今克之此既

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畧曰太祖甚愛閭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

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
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渡作度

乃更下有脫
更其書者
以論瓚在昔
周二十四字
書即作瓚與
書蔡端者近
非琳更也

三國

五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

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少好學為諸

生任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

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交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

以戒之謙委官而去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

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

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從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

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弃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

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

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

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

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會徐州黃巾起

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

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深陽侯

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

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

握粟出上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關園

圍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

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諫陳遵其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

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祇表功第一

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交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

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卒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

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

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

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

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且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自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

錢大昕曰志除... 盧令注曰吳書... 作舒令張子... 及靈... 今令舒... 星初

漢末爭下... 故諫得以行... 其意

彈字作... 古字通

通曰郡... 起字... 漢末... 因至此... 孫傳

子布之業
未為奇傑
何以稱衡
重之

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
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
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疆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
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戍疆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
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
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
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
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與平元年復東征略

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逆呂布太祖還擊布

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荷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

景懷夷類賴侯以清蠹蠱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
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
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
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錢大昭曰景、袁、相用侍操使淮夷也韓詩怪作獺許君曰獺覺悟之貌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

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

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

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
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

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

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

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

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

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

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

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

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

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

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

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

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

與字從北宋
本當作執
則作占楊俱
去
錢大昭曰上既之執
楊素下何必重言
至黎陽上執楊
字疑衍

樂宋本
作御

睦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

固盡收其眾也典畧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

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

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

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

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

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

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

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

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

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

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

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

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

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遺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任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人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

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

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

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

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

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

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

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

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闇人劣弱

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

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

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

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

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諷吟

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

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讓諱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

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用饒適齊樂毅走

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勅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

不世遇是以悽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

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畧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

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

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又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

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

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誘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

以下莫肯禁止至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無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

奸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

纓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履虎兕出於罍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

之昔孤突有言又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

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之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

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執貴

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

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復眾

魏大昕曰明帝
太和七年即位
先別本作無
以晉之誤耳

志宋本作忘

作匣未必
為非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國竭祿遠命上卿龍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濶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眾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印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與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惟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為眾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偽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鄙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眾翁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十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悽悽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眾如故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孽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藏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災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驥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

任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

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嬰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嬰至任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嬰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等

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

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

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蠅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竝以驚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罪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虐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書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壤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

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臬截獻賦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慮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存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修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情而知善護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在入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沉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參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悅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道中近郊農民釋其耨鉞伐薪制挺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危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長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沉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理而掘之古人所恥

日新

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乎萬邦論語稱仲尼夫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疆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關闔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平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術

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益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今衍逆

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

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

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斬會霖雨三十

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

三國

成行

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

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

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

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

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

甌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

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

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

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日月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

左夷市武威祖厲人身音宜賴則厲辰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

燕合聚推牛角為帥不應入聲伐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

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劉惔捷

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

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

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

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根苦蝟劉石平漢大

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雷揚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

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

大者為張甫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菟根其眼大者自稱

李大目張潘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

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

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

薨子方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

潘眉曰捍上悍
訓勇者異義史
記貨殖傳雁捍
少慮注云公雁以
捷捍以此捍字

溫刑

三國志

十一

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二月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慶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

潘眉曰悍子悍
 訓勇者異義史
 記貨殖傳雁捍
 少慮注云此雁性
 之捷悍以此捍字

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漫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

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根苦嶧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鵝楊鳳于毒等各起兵犬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根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潘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

愛其健字
二一本有號字

翹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閒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
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
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
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消
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
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
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
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
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
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有未滿千戶
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魏書曰五官將數因請
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

忍持面視人邪繡
心不自安乃自沒

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
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
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
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
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
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
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
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
足若過多鬼神輒病之犯法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
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
略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
張修駱曜教民緹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
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角同

自沒者
作自報

劉高侍魯
母有少容
任來高家
而米道但
為淫妄

未道今有所
謂玉印者
緣此語耶

惜乎魯不能
用先主之用
漢川又得其
地而不行其
民也

此孫不敵取
之實錄其
後首亦無意
後第漢川也
吳王於此
下孫字疑
六五作音

軍志新傳
及五胡
毛氏

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
鬼吏王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
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
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
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
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臣松之謂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畧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
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
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
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
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
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
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肖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
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郡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
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
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
等山上兵還營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付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

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史士
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
之守益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
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 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
城以拒主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
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糜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
夜高祚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鳴鼓 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
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
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
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
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
皆為列侯 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
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閭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
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閭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
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燠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
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
加也 魏畧曰黃初中增置郡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 晉書云西戎司馬閭續圃孫也

法傳公徐
信本守華
神請相見

注申儀拜接船將軍在禮請中可互証

此為皆大亂之時搗壁自係因為長權者也金末封建元亦因前用之法刀不能平于及假以祿俸使為罪

按漢書滕公之後皆隨外家姓為孫氏則此為附會也

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畧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採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

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請太祖降皆

復官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祗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魏書八

西川毛鳳蘭氏書

三國志八

九

三國志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諸夏侯曹合為一傳謂皆宗室顯著轉魏之出於夏侯也博覽而孫威引哭同姓之禮澄授車灼又豈敵國傳同耶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

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

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

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

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

其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

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

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

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

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

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緩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昔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大

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

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

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

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

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月五日五百六日一千濟南樂安黃巾

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

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

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

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

渭南又督朱靈平喻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

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

雄降其眾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

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乃逆戰

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

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

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

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

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

李方云敗亦由此

魏大昭曰此十四年也

魏建安二字

以張魯傳未終

此傳自作刻

此南字與揚

阜傳皆訛為

考以唐右
勢由乃能
平漢而極
改以柳月
隨欽

潘眉曰一字衍
當作二十年下栽
武耕氏及住唐
事並在二十年

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
欲攻之或言當攻與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與國城固攻不可卒拔
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
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
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眾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
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眾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
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弊不可久賊雖眾易與耳乃
鼓之大破遂軍得其精麾還略陽進軍圍與國氏王千萬逃奔馬
超餘眾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
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
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
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

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
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
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
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
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
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
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
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諡
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
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
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
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

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

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

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

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

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

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

淮代玄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趨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

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

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

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選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

甥也厚加爵寵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有節制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

刺史次并淮南太守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至南

陽相散騎常侍并晉景陽皇后

威弟惠樂安太守文章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

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

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

惠弟和河南尹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

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

尚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出見奔虎稱驅馬逐之

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各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

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謂書曰千言

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為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魯里刺也客示之

一寓目使之遍讀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為所

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衰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襄穎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

傑竝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

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

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

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

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

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

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

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

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

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

世當作勢

蜀志後主

征延熙七

年鎮北

將軍王平

拒與勢圍

有死推蜀

以遠來得

因以賜後

文章云陽當

作羊此晉景

獻皇后也

之威兒若此

虎奉何足多

漢眉曰前漢華

居泰山郡中興

自費縣屬東海

郡中興移屬在

山此云漢攻費

年漢末泰山

置年移也故泰

山郡尉以古碑

陰有華縣也

魏志城甯泰

山華人

錢大昕曰

星居青州

之北海郡陶

通為徐州特

是即邱之

苗豈作莫
見苗使侍

此李源川
御叙曰
勳者生氣

水任河水注
平魯城西南
有曹仁記水

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用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

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任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

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修
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
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
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
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
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
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卽拜仁大
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
初四年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子泰嗣官至鎮東
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父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
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雋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
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
失其理鄉里咸以互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
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

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
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
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
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
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
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卽位追諡曰威侯魏書
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純純以選為督撫循
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此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

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弘為斬春長

太祖起義兵討董卓

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
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
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

潘眉曰舞陽
官名舞陽
漢舞陽者入
此無舞陽也
舞陽二葉結
解望甘雨陽也
按楊沛傳凡
奉雖文帝不
宏而洪舍客
亦屢犯法與
劉勳並稱得
檢制其下也
亦事在曹達
傳注中

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

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太饑

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

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

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

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

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

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

侯始洪家富而性吝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

法下獄當死羣臣竝救莫能得下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

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

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為讚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下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

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贖丁時譙令平洪贖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貧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合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并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維經以自裁割謹塗頰闕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缺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

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

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

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

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

祖文畫像下榻拜涕泣向坐者皆嘉歎焉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

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

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

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

吳郡太守
畫像故事

居字校
北宋本

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

左列

左列人左思作左記室督從中郎

使侍中奔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

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

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

孫資別傳有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

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

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

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

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當

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

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

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據字顯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任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同輔政據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向吳

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木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真少孤

字當乙宣王與

觀愛遠傳曹休怒望

有之物

帝優容之

孫資別傳有
文皇帝受
陛下即位
有會休外
之望云云
明帝與休
間知資別
不妄

大章云督休
字當乙宣王
休並為上將
道而進宣王
從西道軍上
流則東軍之
晉陽者不得
兼督也

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
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
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
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
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
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與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
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
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
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
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
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
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
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

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
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
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
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世語曰肇
字長思肇有當
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
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
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據字頴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任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
王同輔政據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向吳
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
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
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
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

觀愛遠後
曹休怒望
之意亦當
有之物以
示優容

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
 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
 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
 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
 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
 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
 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
 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
 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
 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
 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

內審已外量
 於時豈能
 取而數道
 與師子丹此
 拔於敗國
 長師名昭伯
 副事於蜀
 為結怨天下
 之始亦徵倖
 之餘殃也

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徕月支城真進軍圍
 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
 以亮懲於祿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
 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
 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
 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
 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
 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
 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
 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
 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

與名位素輕
忍膺重寄不
勞謙以先天
下而假然報
當殊禮有以
知其必敗矣

道當作尊
弟何始日上
單言成湯下
弟何始日上

兼大司馬則
典兵兵虛設
宗以太傅虛
名所謂實其
也

李云浮華儘
事
李云浮華儘
事

與與諸葛恪
皆以輕舉長
功結怨於民
無懷之者遂

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
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
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
則彥暄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
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
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
太尉司馬宣王竝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
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

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
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羲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
備家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

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稍
誠翼日之應復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

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
今臣虛闈位冠朝首願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
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
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
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
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
太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誹語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
孫資讀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
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既合先
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辭等列順長少也雖且與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
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介細疑不足為忌當顧相人彭亡
之文故用低何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
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儔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

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
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
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
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
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

又放白請
未詳以長
從此本

以致敗後之
初幼主者苟
才德不如孔
明且務法子
法之休息哉

山或實錄

此敗豈不由酒

勝言當為本州
若不知刑刑何
籍快并州即此
字可悟其詳蓋
氣勝溢不復審
其真與與覺耳
其其其情相同
其其其情相同
其其其情相同

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

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

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

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傲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

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畧盡

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

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王謚舉軌等既進

爽用數言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其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

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晏等專政其分割洛陽野王與農部桑田數

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

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

毓法使王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

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

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二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

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倅仔教習為伎擅取太樂樂器

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

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

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

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

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

鮮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

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怒

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

楊偉印
造景和
歷者

王當作丁

幸并音近

昭伯兄弟事敗

九年乃得禍敗

宣王舉事固非

聊爾一擲也

下為念款衍

禁牙二字
當作牙印
互字也

受疑作被

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
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答曰輒當
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
答言當還為荆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荆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
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
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
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
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
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
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
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賊亂國
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管盡據禁兵羣宮要職皆置所親
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繁牙縱
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其交關看察至尊侯
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儻為寄坐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
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
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
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
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
常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
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
事未可知如此者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干寶晉記曰爽留車駕
三宣王遂得過去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太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
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
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
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
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

是後舊德如
將高人望如
陳許皆為仲
道所欺

王法未作
釘重與之
未皆與之
其權通也
此

費祥甲乙
論平懿誅
乘事以懿
為非見神
信注

亭考作堂

淮類篇又作
則偏旁異字
者或古人假借
通用

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
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

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于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

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

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

曰曹子丹佳人生女兄弟相續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

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

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我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

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贖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

知之糧甚懷踧躓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

與晏等陰謀反逆竝先習兵須二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

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

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

與晏颺及當等圖謀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收爽

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魏客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

際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

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

授以顯官艾以艾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

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魏畧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

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

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贏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

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

數曰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

崖來數
作唯咳
篇定狗
齒

言於爽多見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畧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
漢中有甘露降于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
不聽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行歷上黨鉅鹿二郡
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
達各有王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庚玄
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榮
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守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聽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
墮正適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 恒範字元則世為冠族
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
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
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快快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
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
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人為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
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
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
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擇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
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
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視而不應言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
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
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
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
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
謂蕃曰大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
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

又詳義曰卿別營近布 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
汝民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申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
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遲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
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記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
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
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
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王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
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梅放著庭中
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漢晉春秋曰安
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
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
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閭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
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 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
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
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
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 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
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

亭侯邑二百戶以奉真後 于寶晉記曰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 晏荷進

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

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 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

公不難為取
以者之以示

通用

梁平鍾上
為字當作

此則平叔
尚有後信亦出
魏書卷之四
子魏之魏揚亦
與同魏難曰敵
國傳宋然似
被為可信
宋書作例

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竝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常謂之爲假子晏尚王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王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爲尚書王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于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媿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王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烈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文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魏書曰尚有壽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爲布衣之交太祖

定冀州尚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鄆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竝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

以字從北
宋本
同母妹
或步擄
家法世相
力辨之何
居

宋本
作指
以意

此宋本擬行
另起

此議在當時
實為得中

清教謂中正
審選謂臺閣

當行均句疑
月脫字
考其倫
此等而倫
當考其行
而考其也
似非此字

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
 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
 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
 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
 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
 幸執手涕泣尚薨諡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人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

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竝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
 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
 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

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
 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
 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
 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觀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
 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
 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
 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
 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
 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
 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

毛本可翻
矣宋本不
官字係

前代吏部用人各得此意雖不設中正猶參取鄉評也

此議古今可以通行但置吳未一各置重鎮郡守之

權不得有其所統又其人素貴職與命不齊必以失權為恨猶當徐俟混一乃議之也

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

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

此謂刺史之
典郡書佐

當時緣史由
辟召與今不
同然今亦有
才力能入工
司衙門辦事
者亦未有肯
留州縣者皆
後也

豈知後世
又有所謂
監司者哉
范文正公
人作差誌
以為使
為刺史尹
所書云

覺疑作較
未詳

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
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
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
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
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
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
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
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
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
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
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以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
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

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
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
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
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
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
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
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
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
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
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
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
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

懿之意蓋謂無
受官制但刺史
所察止於六條
循漢之初意則
郡守以治率令
長古有監牧亦
可盡去也

公侯謂諸三公打
傳政者稱之於指
地方官五私門日
聖訓行何暇速
相而內三和形
檢此及掌可行而
亦不無有改有以
知其志不在公
矣

東方志魏初師
為護軍自恃兄
弟典禁兵耳

真嘗建議伐蜀
而無功淵被殺
於陽平二子所
以共與是役也
恐不料劉蜀之
澤尚存賢才未
盡君臣無勞守
備甚設豈可恃
其有功哉年少
子年未練軍事
無端輕舉遂為
家園之憂悲夫

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

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

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

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

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

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

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

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

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

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

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王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略故將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問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

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

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

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

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

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

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

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

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

許以從命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緝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緝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為憂緝有才有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卧豐遣緝省病緝屏人語緝曰緝尚公王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緝家同慮者也緝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緝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唯君侯計豐言

二十

二十

二十

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邯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滅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邈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美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

勢迫必來若不來兼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眾如此兼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兼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兼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

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腰殺之魏畧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豐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曰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

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

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者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時如是數歲初豐子邈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常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

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為恃寵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豐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任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遠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

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曰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

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

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初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

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竝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閣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

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王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邈以尚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書作貴

原宋本作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

以三少帝紀
証之文王
時為安東將
亦非衛將
軍也

時年四十六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

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

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

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

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亦處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忿忿乎是時朝臣遷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此外命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

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書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

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

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歎會

訖罷出詔促允去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

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

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廷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

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

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

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章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

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

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

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規之云有客姓相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

須臾便起妻促裙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

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

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蒙詔允謂玄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于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殺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於高貴卿公
之試典義驗
淫七族輕薄
其或敗有由
至於豐玄之
徵則子元子
工逆萌已著
放滅不可謂
也故以許允
王經終之以
見皆亡身殉
國者而皆取
其過滿取禍
則度詞以辭
各也所謂世
德而而言逾
德固作史之
法也兆

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

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縉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

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

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意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

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

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

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

允云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竝以親舊肺腑

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効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

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

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書九評止言世姻而不言其為同姓微旨在於言外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良佐謀臣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

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

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

固李膺同志方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議切梁氏出補朗陵侯

相卒官八子儉緄靖肅說爽肅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

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更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

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

子將婚與爽執賢子將曰二人彧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畧曰

皆正也總明外郎叔慈內潤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臣松

李于云極為平
心之論

沙古閣 正本

三三

潁川中園
氏書印

三國志九

三國志十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

竟當作
高貴卿公
卒下注云
經正直不
出因沉
中意

潘眉曰後注
引前氏家傳
或第四先謀
此三第當誤

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
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
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
或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
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
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
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
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
州後為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
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
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惑或知邈為
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

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
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來至城下或
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
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也今來遠計必未定及其未
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
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
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
氏犬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
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
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
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
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

如此論事所
謂表裏皆見
信乎其為留
侯之亞也

李云又若見
慘然如此便
早圖去之奈何
切為之謀乎

如昭烈之取
益州是

十一字從御覽
補此名義有
因何可脫略
漢書書作若
皆女公何周
王而諸侯景
漢書祖而義
帝德素而天
下歸心

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
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
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
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
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
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
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
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眾雖是抑
仇之言要非寡弱之稱蓋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討徐州威罰
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
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
皆屠之雞犬亦盡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
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
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
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
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
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
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
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
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
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
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
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
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畧曰或
折節下士
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
其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和長名馳見
隋趙芬碑

此書存此

當作鼓史

感志才穎
川人又見郭
嘉傳

慈疑作敏

此書即陳琳
所作檄豫州
將校文也
陽怒以激其
士卒耳
陳琳為魏不
乃連坐五年
其時呂布死
久矣此乃本
主書者生三年

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典畧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彌衡傳曰

傲逸不遜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惟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

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與自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弘羊心計安世然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

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

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雲皆足

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

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荆州裝束臨發眾人

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

起衡乃號跳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

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併優

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

貌故載典畧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或碑文稱或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
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
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
過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
身而立徐徐乃著種帽畢復擊鼓參過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
今有漁陽參過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
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布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
太祖勅外廐急具精馬二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爾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數
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
騎扶送至南陽傳子曰衡辯於言而刻於論見荆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
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諧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

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許

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

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

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

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

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囉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

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係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
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
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
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
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
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
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

太祖

郭嘉
司馬懿
皆或所進
見范書

併為一書

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疆其何能為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

李云不特知君抑又知臣此孔明所以優假孝直也

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分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任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

時所在屯田積穀猶志釋况仰給春糶唐按田野者宜其一取之後不能再舉也

此亦終或前謀

既當時務之要而脩復舊京之語亦猶乃心漢室

五荀並當分無對

陳景雲曰輝當作輝見晉書史無傳

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畧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勳力同心左右上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進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

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三兄或弟四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閎從孫暉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

以意乙之

此亦作宜往
素志任作任
是也任對還
許而言

李云或知孫功
大必自樹以過
上故累自謙讓
勞而不伐以身
諫也

李云考或本
末誠不宜深
取由其前事
蓋管子之於

桓公推其晚
節則難勝之
於王莽也朱
子綱目於子
雲之論先矣
至進懷英而
退文若則恐
二公互有優
劣矣漢魏此
時與唐周草
命莫似九錫
之加未至如
廟之陳也或
見其幾諫止
而以身殉之
亦云可矣當
亦登壇之頃
王朗華歆之
徒如有能引
義深規仰藥
不臣者君子
猶將許之况
踏逆節於未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暉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竝貴重皆謙沖
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

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

不聽臣建宜任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或覩勝敗

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懼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

用反布遂吞內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必就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

面委棄兗豫和既難娶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

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

議囑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

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為之盜況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

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

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

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存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

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

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

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

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立時而

不及時
老生曰
一失派
則聖賢
緒力甚
難此尚
君所以
汲於商
也

浩石曰
依漢書
臣司時
下不違
為三公
詔字從
宋本補

著者乎然則
管寧荀彧難
也勉於亂世
其行必不見
絕於春秋也

冀嘗作康
中少帝化
武中墨將軍中
武中墨將軍中
也

集約或作味
文若子不肖
至此死為已

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
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
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齋壘書犒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
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
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
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迺託以官渡之虞倪仰之間辭情頓屈雖
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曄虛罔之類以最為甚邪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

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竝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

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惲翼以

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

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詵弟

顛咸熙中為司空晉陽秋曰顛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

騎侍郎顛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顛弟羣字奉倩何劭

為祭傳曰羣字奉倩祭諸兄竝以儒術論議而祭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祭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

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祭答曰益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

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

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

而已祭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祭尚玄遠宗致

雖同舍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祭與嘏善夏侯玄亦規常

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入于孰有本不足

而末有餘者邪祭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為能使

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祭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

有美色祭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嗔祭祭不哭而神傷

嘏問曰婦人才色竝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再得顧

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祭簡貴不能與常

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侯年三十薨子頽嗣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為羽林石監早卒頽子崧字景猷晉陽秋
大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美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亮二州
刺史假節都督徐亮青二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美孫伯子今御
史中承也

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勳

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于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

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聊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

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是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

府弟惲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

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穉州從事穉於或為從祖兄弟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

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始將有姦衢寤乃

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族與族父情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情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情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

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

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

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殷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

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顯名太

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顒既奇太祖而知荀或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顯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偽老名德高亮而

許攸也

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襄慶無他資業而

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

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平刃復仇義名奮

愛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瘦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

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關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向生英俊之士

足下善遇之便延令各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以每三府掾屬會議顒策謀有餘議

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顒尸而葬之於爽冢傍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

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

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

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

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

攸名與語大悅謂荀或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

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

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

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

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

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

新破勢不敢動希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至下邳布敗退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

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

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

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

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

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

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

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皆韓

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

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

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

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

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

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

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

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百萬紹以寬厚得衆借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

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

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

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

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

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

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勞勳曰今天下事

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

太祖征伐常謀幕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

事敗曰佐治為袁譚乞降上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

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

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

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

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

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曾薨故世不得盡聞

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

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傳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

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長子緝有攸風

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

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

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

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

收功於未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國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

雄迥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時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

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緩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

假後陵夷堂以陰謀故耶

萬字行因下加耳

奇御覽作

人心未忘漢而
推兵作逆必且
受主麾下身膏
膏斧以腐禍始
之則使高龍之
則重卓之前驅
耳忠僕人作賊
卒為賊所迫背
憤慨而死其氣
歎有以取之也
矣

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誅閭宦之罪
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
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况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
下已順乃燎干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
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
左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王上不自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
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
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
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詔曰我段公外孫
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人為邊將威震西土
故詔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詔實非段甥
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詔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
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詔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
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詔曰聞長安中議欲
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
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

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惟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
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屬暗重結大梗殷流此邦國遭殄碎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
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後詡為左馮翊惟等欲以功侯之詔曰此救
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詔曰尚書僕射官
之師長天下所望詔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
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惟等親而憚之獻帝紀曰郭汜樊稠

與惟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
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
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

惟汜等鬪長安中獻帝紀曰惟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詔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
惟不聽張繡謂詔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詔曰吾受國恩義不
可背卿自行

惟復請詡為宣義將軍獻帝紀曰惟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絲
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
我我不能也

關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
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惟由此衰弱
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紀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大常
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惟所嫌欲殺之詔謂惟曰此

皆天子大臣卿奈
天子既出詔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典畧稱熲在華
何害之惟乃止

陰時修農事不虞夏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獻帝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

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

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

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

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

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

說繡與劉表連和傳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容禮待之詡曰表平太祖比征之

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

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

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

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

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

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

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

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

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

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

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

眾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

十三

十三

高兄弟三福
而後克順江東
下顧易了若星
下顧賈言而以
為後圖卷感持
勝之善謀也

孫權自赤壁之
後始能立國前
此荆人何憚之
有言未可非
使劉琦倚
地荆州猶必
也荆州猶必
也荆州猶必

無暇過東
之稽服耳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
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
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
太祖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
遠著軍勢既大若舊江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
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子時韓
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
人服劉王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畧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
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楊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懾懼之手實
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寔由疾疫大興以損
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
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晔之計以失席
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

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雖
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
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
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
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
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
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
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客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了司荀勗別傳曰
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人昔魏文帝用賈
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
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

曰承用詡
謀又曰詡
本謀也宜
節一句

李取裴
論

李云謂知彼知此等評語及此所謂惟君與君才十倍言

謂如魏武者豈能終為純臣恨也若辨之不早也亦有王佐才而

如孔明潛見皆合於龍德也前李云文若萬古生色

以初者恐尚非程昱郭嘉此直華歆王朗一流也

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陸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士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翕從弟疋皆至大官顯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

世

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熾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譽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

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險中至于大亭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祀豈非荀生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弱漢逝者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有誠心公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

歟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昭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其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以人才事類而論當以二荀為一傳賈詡華歆王朗鍾繇為一傳此是則銓叙得宜品流不雜矣陳氏不以荀攸與王朗並列而與荀攸同編蓋謂文和薄有才請尚不至如荀攸之為人不知受禪者進以佐命雖登鼎輔無倫與荀令君之乃心王室者回不相侔即荀軍師為魏謀臣身終漢世者亦未可強引為儕輩也恭若松之夜光蒸燭之喻止板其智而未甄其品節於衡量猶為未盡要之陳氏編傳之失蓋無辭焉同書識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貞臣節士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

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

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表術所命術

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

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

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疆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

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

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

耳

渙當作煥今太康縣猶有魏表煥碑
李方云諸人生於亂世或不死於君或甘於死節其任於操者皆因緣寄托非其本心也况皆未入黃初暴奪之事被不潔焉故以善寧終之

古布軍中尚
有書數百卷

使呂奉先
軍中多書
未必能道射
鉤故事

觀此知屯
田之不易行

李云真得為
治之要

軍字下疑有
脫文
王朗傳亦
云軍祭酒
何獨於此
而疑之

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得歸

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

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

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今軍發足以

爲行糧而已不以此爲我有由是厲名也太祖益以此重焉渙言曰夫兵者凶

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

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

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

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

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

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

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

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

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汗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

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

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

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

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

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怨思而後行外溫

柔而內能斷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

議者多非焉渙教幼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各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

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道師友之官者

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

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

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之則取之於人不爲瞰察之行然時

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

弗字從
北宋本

社張
若軍
酒
又見
傳

李云孝尼
諸論極專
可知

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資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徵見蜀志
許靖傳
每見其紀未
注中引典論

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與渙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宜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竝知名於時而霸

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繁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安之若天未喪道氏以義存唯疆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微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眾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徵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

兩張昭面
張承

國淵任峻
規畫井
其功不在
祇韓浩下

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
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
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
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
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
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
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為太

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後與

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既還舊土太祖

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

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

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
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
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
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
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太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
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太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
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
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
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
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
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
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

訓以所學未
及二京賦者
以九宮為一由
朱道等書曰
後世皆未足

太後
為何大

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以泰為郎是文帝事見史記注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

南宋本無善字北宋本有

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

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眾今欲奉使展效臣節

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

南宋本無相字北宋本有

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名願以私行期

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

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

瓚阻兵安忍不早圖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

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

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

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

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

疇答曰漢室衰殞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

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

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

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

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瓚

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
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
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
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竝各遣譯使致
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
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
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
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文命田豫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
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
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
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

當元板作
豫

茂才拜爲蓓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
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
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蹶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
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
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
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
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
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

王肅傳注引
世傳馬超友
初受借名
布衣身綠
起引此在
此文章家
西漢時已

疇自報烏
丸

以甲時方
作近是也

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成共資奉及表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
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
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郤曲持臣露布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
塞塗由山中凡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
寵賞以旌其美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遜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

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奔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士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

弔祭太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表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蓋魏祖建虛龍之策致使袁尚介道投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修異表同而心異也
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

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備令田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

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

無久留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魏書

載世子議曰昔遠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勸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

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

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坵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

臣松之按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按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為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

近宋本
作連
耳字

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竟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

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繫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

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潔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

執御覽作得

北宋本作大亂

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

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

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

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

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

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

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表氏厚恩若

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傳子曰太祖既誅表譚

戮及妻子於是上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

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按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

被譚命傳子治而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

言之有違事實

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

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執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

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遷魏郡太守為治抑疆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

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

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執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

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小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

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

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

湖邊通用

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眾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

七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眾賢之議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

天子從柳覽補

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未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

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貴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殺罪於孤耶遂殺之子儀拜俸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其父不以命終世不仕立量儀則以教授為務且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油蔭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營諸生有密為襄川來者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川者襄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襄為屬襄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擬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襄乃下道至土牛磨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襄獨以為當自違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襄後更以女嫁人彥弟諷問襄襄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諷曰嫂齊人也當還臨菑襄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邢

為不臣晉故非力不食

春性險俠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襄常以為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盜起襄宗親悉欲移江東襄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遷泰山郡襄思土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襄宗親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襄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 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隴南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清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浚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 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藥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眾從羌中還依憲眾人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靡

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後考作法

邢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

北宋本無其字

有

北宋本無其字

每字從北宋本補

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州縣敢有

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

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

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

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

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

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

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

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

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

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為東曹掾記讓

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

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

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齒之中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宓宓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宓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

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

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宓辭謝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

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滂博

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宓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

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患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

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

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

李方云徵事
合葬非禮也
明帝愛女
倉舒亦沒
太祖欲求
合葬原辭
曰

李方云徵事
已見霍光傳
今蓋復置故
曰初

李方云鄭君
門人盧植國
淵崔琰

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君乃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危不恤緯家之將亡提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平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故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其奕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那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鴉鷄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勵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那鄭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部軍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那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謝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那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南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那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時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若不奉世子此典

觀鄭集亦以
鄭並言其家
得妾相推高之
如此張也則無
獨大節而乃得
謙以受福之道
李云危哉根

李方云原未所
附三人皆曾貴
仕者寧未所附
二贊皆能終遜
者我類謹嚴
非無謂也

傳子之言不知
何書所出

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惡惡太子燕會象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九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諾之於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龜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遠者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贈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那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

三國志

嚴平考
於三何姓
檢李龐迪
作龐迪
陳景雲曰
二官當作
官者謂以
朝臣而更
為朱官官
屬也移見
吳志薛綜
傳注

李原引詩
不切

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

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環為室越海避

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邢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

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十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

實有王心早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謚高上傅曰寧所居

屯落會井及者或男女雜錯或爭并鬪鬪寧患之乃各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知來者

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隣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為

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字彥考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

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

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

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

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

黨歸仁以典籍娛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

善遠惡蓋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

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

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有人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長君聞之反與之

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既此盜人能

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問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

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

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

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

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

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

宋本無

位字長

既字

宋本無

位字長

既字

宋本無

位字長

既字

宋本無

位字長

既字

宋本無

位字長

既字

宋本無

位字長

既字

宋本無

位字長

既字

宋本無

位字長

既字

本為考考後

漢書注可括

力字窮學者

州定也北宋

本作考

本為考考後

漢書注可括

力字窮學者

州定也北宋

本作考

本為考考後

漢書注可括

力字窮學者

州定也北宋

本作考

本為考考後

漢書注可括

力字窮學者

州定也北宋

本作考

本為考考後

漢書注可括

力字窮學者

州定也北宋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亦報望見火

光極止橋梳也

李云今海行

未應沉溺者

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
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
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

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

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

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

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道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耆老成德之人以

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

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

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

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

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

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

有爾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

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

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

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

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

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

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

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

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

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

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

李云遊言危
行之道

茲當作滋豈
古字通耶
古通用

李云扶之意

程喜見田
豫杜恕信
李云全寧節
操者程子也
記錢官者
駕齋表於
錄倫比部
云部比引後
轉傳注為
似未引此

李云善為
辭解

以未嘗其股
之前當時之
首生但胡床
行耳向榻傳
板床積以板
亦以能危坐
之

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
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壘封之寵奈稅駑
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責又年
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闔闔徘徊闕庭
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
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
守節高乎審老疾尪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隣
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
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
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
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
澡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

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
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
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
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
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
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
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
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
嘉美其德登為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

三十一

七

文選中
何緣未

冊府作
流澤湯

八十志無衰倦環堵單門偃息窮巷飯嚮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何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問道上正瓊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

何嘗作前

李云須有此一步方有以爲平地也
李云俯仰謂賢者俯而就之與亢而高之

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雖出處殊塗

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

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

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

本心哉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歌以原本世系又不多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隣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

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親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其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云天下知與不知問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時鉅鹿張琚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

琚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表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

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

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

累上琚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

版謁琚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

錢大昭曰四年十
有日與月史脫
文宗書符瑞志
四年作三年

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崑
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
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苻璠
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
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與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
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鳥巢苻門陰苻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
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
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
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

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
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
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
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嶠澗之間止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硯棗樹共盤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隣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眾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

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
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更卒依昭住止
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賊寇到
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
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
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

馬太尉蔣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顛鍾

毓太僕庾疑案庾氏譜疑字劭然穎川人丁儼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疑弟遁字德先太

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弘農太守何植等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

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空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傳曰朝廷以

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顛休復與庾疑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

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顛等位皆常相納言疑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厚之

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

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鄆淳衛顛韋誕並有名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

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

武陽卜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

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

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

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

為柴科頭徒跣身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亦草蓆其上

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為人容作飽食而口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避人

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枝南渡

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拜

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

如是我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

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羊更殺其殺豕邪

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將羊謂吳殺豕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

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開

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

廬江之何自大
司農壽始見我
又至元乾之後
而大

使諸君孔明有
惟漢作可與亦
無永嘉之難矣

李方云三八皆
盡年與其完
節且見皆更
歷世變最久
能嚼然泥而
能淨者也

世所高尚
四字南此
宋本俱無

魏氏春秋曰故梁州

內學惟默是以
容否則布不為
張裕也

三子之所處如
此而自樂不改
然則吾方以今
之所遇猶有累
求物欲耳又何
所用其營哉

荆史耿輔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扈累及
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
常食青箱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
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壤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
徙民語艱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甄甄為障施一廚
林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
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
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
宿儒樂文傳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
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日如無所見獨居窮
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
其姓守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
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
而止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揚浦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
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瓜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為躬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平蓋是貢

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

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旃胡昭

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季方云以貢禹兩龔比諸君意旨顯然其待魏室之輕重亦有在矣蓋借禰諱為
篡奪始於漢之二季莽敗魏成開天下後世以巧奪之局一也承祚目見兩朝
故尤謹之而高其意者賡出處之間亦進退於列傳先後之際其用心良
苦矣。師按貢禹兩龔但此素絲之節不謂龔勝無餘生也然其及議論
固好

故字疑衍

宋本無蔽
字故謂之
瓜牛五字
此宋本有

魏書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皆有清節而功名不遂者

此正疑即正卒
羨卒之正

沈欽韓曰漢官
儀氏年二十三
為正

二後所文
雅有太史
公書遺意

李云始終為
結畫策者惟
此言正耳

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
 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
 時穀羅縣之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
 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
 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
 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
 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
 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
 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魏書卷之十二

李云仁者之言固如此哉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一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

殷鑒疾日指下袁氏

校計御之作計校

子桓性如游獵觀典論自叙弓漆手乘草淺獸肥云之意與此亦勅今時年少安能嘉納虞箴燔指醫禮史載世子文仲之齊徒虛語耳以密函下訪乃露板以答所請以處骨肉之間李珪之禍實始於此

戎馬上下勞瘁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職內應遠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吳潘浩手壞難醫不怨由是石後射不從有仙術云誠

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士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琰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阿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憤籠持

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徙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始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宐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踴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按時或作特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

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群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初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曰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

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

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

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

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

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

谷音中柯芝
詩云耳非
佳語陸難
爲類以耳
連屬讀

李珣作御史大
夫可爲名公惜
不過別葛耳

長大失學故無
奇李云此語太
輕薄矣

宋本無持
其籠三字
教監作初

彭瑋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脩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李云此傳曲盡志意才疏之狀

廢亂世過多忘二語有一於此殺身有餘矣

寄物瓶中字語乃路祥承指証奏

許假嘗與等連法書等連法書等連法書

四方遊士有死... 社其禮賢如此... 對輒為議主... 時豪俊皆不能及... 居郡守事方伯... 雖備不與論國事... 論事考實難可悉... 市亦不能治幽州... 幽州幽州軍敗悉... 令上部與融相拒... 所濟遂不能保障... 接遠東得戎馬之... 不至萬斛王子法... 望不可失也承祖... 流矢雨集然融憑... 在郡八年僅以身... 上書言其義是時... 侮太祖太祖制酒... 鍾無以成其聖且... 知肯以法免融官... 滿樽中酒不空吾... 刑其好士如此續... 聞之不及朝服往... 平易稱積善餘慶... 但欺人耳太祖曰... 國家之意也融曰... 假使成王欲殺存... 公則周公可得言... 不知

鄭本本作事宋本

宋本有之字

邪今天下纓綬... 今橫殺無辜則海... 理出彪魏氏春秋... 書傳所紀後見問... 年八歲時方奕棋... 乎遂俱見殺融有... 然世人多採其虛... 彌衡受傳融論以... 融違天反道敗倫... 語曰融二子皆鄙... 也臣松之以為世... 玄了禍福聰明特... 不起若在暇豫者... 茲而況於顛沛哉... 許攸魏略曰攸字... 破走及後得冀州... 甲卿不得我不得... 非得我則不得出... 也人有白者遂見... 後詣太祖太祖以... 遊于伯時亦隨從... 收治之吳書曰子... 後坐賊亡命被繫... 當死得偷獄出捕... 者追之急子伯乃... 變衣服如助捕者... 吏不安覺遂以得... 免會

魏氏之

宋本無

曹孫擊馬
子伯歡計起
武紀注

天下義兵起于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馬劉表亡曹公向荆
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計曹公以問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
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能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執不如孤耳從
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
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
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
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而琰最為世所嘆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兄
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荀綽冀州紀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
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謂
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
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
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
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與
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
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
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
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
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
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
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
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
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坊
面蕭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禁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
一本作臣
北宋本手
册府皆作

子伯嘗在
荆山見武
紀建安
四年注引

若丁儀先
第兩措

元帝改治
之君相示
微意欲使
固求對質
以驗其實
庶大獄可
解此乃理
官苦心故
詳載至此

印和陽士
求葉實
意所以免
誅者在此

奸化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上下民到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凡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馬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語詭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不太祖賜棺器錢自拜子機郎中按文帝紀注文帝即王位乃拜玠子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

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

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

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魏書曰或謂奕

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傳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

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

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

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魯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

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奔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奔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歷為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

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關宦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避亂淮南後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

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

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二年二宋本作

錢大昭曰即下脫中字見去帝化

二年二宋本作

何改 似龍體 似車騎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豐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
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
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各器之所羈繼哉
故箕子安於紲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
秋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侮夔其有焉放之
之非也
上為坊父令魏晉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勸令
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各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

批本脫此板

魏大昭曰郡國
志長廣房亦
兼晉地理志
宋州郡志皆
有長廣郡註
言咸甯三年
置今讀此傳乃
知建安初已有
此郡不知有自
何年時而咸
甯中後置諸
史未志其沿革
不已疏乎
按下文云郡初
立是建自建
安時也魏末
旋廢於西晉
咸甯三年而
更置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豐刑黜可也加其極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

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臨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各器之所羈繼哉

自非此族委身世道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紂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

天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傳夔其有焉放之

可也苟出為城父令魏晉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都督夔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後大昭曰郡國

志長廣房未

兼晉地理志

宋州郡志皆

有長廣郡趙

言咸甯三年

置今讀此信乃

知建安初已有

此郡不知有自

何年時亦咸

甯中後置諸

史未志其沿革

不已疏乎

按下文云郡初

立是建自延

安時也魏末

旋廢均至晉

咸甯三年而

更置

更置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
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
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
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
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
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
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
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
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
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

不合尚書傳與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于友毛玠等儀曰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文

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

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

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

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

曰益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

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

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千寶

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荀荀為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宮僚無私會

孝先清恪叔龍豪侈而相與為友古人所重在大節奉己之奢儉不以相非也

叔龍豪侈而相與為友古人所重在大節奉己之奢儉不以相非也

從家本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裴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顛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顛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在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顛，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顛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顛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顛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顛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顛，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顛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顛，顛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顛曾孫喬子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與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之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泝水之敗信被瘡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邁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眾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

掾魏書曰勛清白有節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益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

勛語殊壯但不聞諒闇之語漢無所動數表行獵後問其樂何如八音心已死矣又何可與言哉亮有餘而識不足又君子所惜也

李云不昏已
甚而助切直
不止晚乃得
罪猶云幸矣

季方云以上
諸臣皆以承
相緣起家典
選則盡公拔
才傳諸則一
心國本所謂
邪之司直魏
雅以詐力興

智者運籌勇
者宣力然此
衆賢經營草
創粗定規模
功不後矣而
不父子忘忍
先撥矣祥安
得長故更特
列之於勳庸
之先既表直
節亦以見魏
祚之促貞臣
既盡避返禍
愛無後有事
志不回之士
也

舉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
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
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
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
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
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
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
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
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
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
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
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
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
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
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
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
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賊盜入亂吏
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
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
客每不與役既眾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
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今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窮困乞
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

此宋本作
調
管長時曰
管長作

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託屬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為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為廬江太守為

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

法又誹謗為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

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

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

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誰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

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

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

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

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

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曹疑作曹

典農而務
未作則其
非計必疏
矣四民非
不可備廢
不得以重
重商也

黃初中屯田
之制已壞可
嘆李萬世不
刊之言

明帝時屯
田流弊已深
故至咸熙元
年而遂罷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
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
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
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
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
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
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
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
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
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
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墮塗室屋以是終歲
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執

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
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
見掾史為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
矜廉偶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
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芝子岐嗣自河南丞轉
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徒獄於
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
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
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
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
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
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屯田之法
亦在杜絕
俗泰觀

區言出
管子
典農後
官部下
幹佐繁
多見本
官不亦未
官也執必
年山澤
之利以自
封殖而屯
田之幸去
夫矣

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暮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

官從北宋本改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考先季珪以清素卒下其時胡士五交易車服以求名高以此處從橫之世難乎免矣君子所以貴乎清不能俗也

三國志十二

魏書十三

三國志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勸進推戴改位三公 王肅附見 以意改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繇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

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於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惟賦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各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穎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乎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令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一子迪敷並

李膺之妹嫁 始之子則中 表連相自古 不為非也

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

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

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鍾瑜供給資 費使得專學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

孫子前或
張禮杜祐
同舉孝廉
舊漢誤
案考虛
對文

魏顯傳注云
日赫核尉
魏錄求以三
兵入河外

說討賊身由
以背取賊任
兵收道而西
石大叛太祖
自親征僅
乃手人死者
萬計太祖
恒石位欲後
是蘇信也
功代也

務舉五官掾張仲於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張禮賊曹掾杜祐舉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
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
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
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
說催汜益虚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
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
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表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
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
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
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
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
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
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表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
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
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表氏背王命驅
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
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戎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
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

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執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表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經會擊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

琰及高幹等並為寇錄又率諸將討破之魏畧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

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錄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錄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錄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虞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各皆由錄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噉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錄威刑闇弱又錄久病不任所職非錄大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錄罪大鴻臚削爵士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馬意後人姓名馬意後姓也

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錄為前軍師魏國

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錄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

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楷茲度矩魏略曰錄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錄書曰昔有黃三鼎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鍾鼎今執事宙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桐邑新社也賜爾鸞旂黻璠戈戶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官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錄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錄即送之太子與錄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祿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就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林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賜益腆敢不欽承錄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錄待命是懷愧

拜當作係

三國十三

主之難行... 荀或傳注

魏諷謀反
太子所誅而
蘇僅免官
引不語以見
合傳之合而
先書先世名
臣四字則不
待取絕而其
敗節已顯矣

作大理是
印詔錄也

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孫策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者一何

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丁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友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嗚噫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許亦已

足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

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陸氏異林曰孫

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

外孫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錄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人錄意恨有不甘之心然猶所之傷驕婦

人即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明帝即

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錄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錄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

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錄上疏曰大魏

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

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

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

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

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

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

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

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

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大理從北
宋本

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
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
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
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
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
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
目而肉刑之間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
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
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
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表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於
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求無饜無以愜其慾也茲偽忿
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愜其慾也茲偽忿
怒之所生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

宋本無下
科律二字

宋議序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
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圉此刑之
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
死而相殺者不巳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顯罰可
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
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
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
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
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
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
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
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
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
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
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隣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
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
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
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昧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
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諡曰成
侯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
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

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帝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勤勤不宣改

曼當作曼

少章云疏年

十四郎為散

騎侍郎太和

中已遺昔阿

侍郎矣正始

中乃為散騎

常侍胡昭傳

立証此云

侍郎傳寫之

誤耳

少章云從當

作從時侍中

在常侍之上

不應許爽而

反得羨遷當

是解其近職

-5 0 30 104" data-label="Text">

出之外郎耳

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

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

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執之

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

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

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檀為殿

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

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

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

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

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

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入

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

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

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

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

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

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

-5 110 25 925" data-label="Text">

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

補

順動從御

百年為我

范殿兆之

恐有誤

有傳趙氏翼曰鍾繇書法妙絕古今中自應補入而裴

注不及

中

裴

趙中若曰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

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

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

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

游學二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兩根短之

同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言德高路又恐弗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芬陰呼歆洪其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

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

華嶠譜敘曰歆少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八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

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德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

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

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

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

孫策略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

胡冲吳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各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安修子弟之禮使向歆拜

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身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

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

更衣則論議謹謹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入徵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游學二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兩根短之同

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言德高路又恐弗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芬陰呼歆洪其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

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

華嶠譜敘曰歆少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八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

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德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

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

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

孫策略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

胡冲吳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各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安修子弟之禮使向歆拜

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身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

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

更衣則論議謹謹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入徵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

兩時會稽人眾盛疆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且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

見得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

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逸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

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尊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

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

游學二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兩根短之同

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言德高路又恐弗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芬陰呼歆洪其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

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

華嶠譜敘曰歆少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八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

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德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

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

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

孫策略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

胡冲吳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各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安修子弟之禮使向歆拜

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身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

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

更衣則論議謹謹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入徵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

兩時會稽人眾盛疆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且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

見得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

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逸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

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尊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道重名曰
勒兵入官
一傳信至
事何也
此華嶠之語詞
不耻為魏相
國又何將哉
聖皇后誰所
為也

論似高而
運於情

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諫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徒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懼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開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怨。出自人君子之誠言。已然之顯義也。李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吝。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諫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

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表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婢五。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頂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歲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古多矣
非在東用
言同

故字從北
宋本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為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

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諡曰敬侯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

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

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其平尚

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於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蓋字敬叔世語稱蓋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蓋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

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

北宋本同鄭道志

名華子魚
之幅中奉
逆者歸一第

頭乃天子所
置守吏而
伯符傲並指
為逆賊蒙
乘王章於
移為也

王雋劉陽各
有先識

稻軍祭酒
與表漢同
義以於漢
侍將軍
下有脫文
非也

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

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

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

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

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孫策渡江

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

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

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既泛舟浮海欲

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

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

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

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俘稽顙

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誤被詰慙懼朗思淺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

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蹠足入絛叱咤聽聲東西

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表徵之朗自由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

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鯨之罰覽者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官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

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懼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

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

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

之望也此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

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家

傳曰朗少與沛國各士劉陽交友陽為苦今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

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遂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

夏高始堂

同廟

孫策渡江

治北宋本

誤治

機者孔融

乃言未而

丹揚公稱

之謂也

為機也

款道不極

款道不極

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
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
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
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
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
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
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
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
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
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
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
鄉侯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
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人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也則七十

數行中西京經
費如指掌不過
漢書表志精
熟也

肆疑作肆

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纓耐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夫人
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殿則駢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
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
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
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慈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夫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
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
寢廟口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
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吃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
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
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祿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
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使坐足以避風雨可
須軍能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
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各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
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
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假武而致甲放馬而戢
兵空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吏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曠野動則成拔隊於六
軍省其暴籜瞻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
於執雖坐曜烈威而眾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
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
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眾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
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

耐從北宋
西京學堂
博士七十
餘人
奏宋本
作秦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
 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
 倬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
 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
理時上主簿趙郡
張登晉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前往赴救賊交戰吏兵
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
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臨
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立顯褒騰近任當得此更今以登為大官令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
 蜀不助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
 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實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

朗許文
 休書頃至
 受禪其
 年世魄

歌薦寧胡為
 彪後欲汗染
 道逸以思分
 損誘議又何
 能答曹人之
 刺乎

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鵝鵠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
 更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
 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
 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
 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
 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
 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人志懼彼
 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此亦以百姓
為百官族姓
故與萬民相
屬言之

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
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

還諸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
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
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穢棄投之畫外車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

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

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

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

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

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

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

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而北宋本
作西

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温秦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矜姻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議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

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肅父朗與許清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

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宋本分今作又

則字從此宋本

肅此奏欲漸
政歸聖閣
之弊乃當日
之急務又欲
轉移無逐改
但以後五日
一朝之儀各
以事進為言
蓋福朝奏事
而取裁決則
高書不得專
執大柄可否
任心矣

罷又上疏空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
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
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
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
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
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
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
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
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
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
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
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

其時雖置
三公權亦在
尚書也
漢書尚書
黃百也
肅父明
已肅亦知其
弊故於朝
後上疏言
欲後五日視
朝之制以重
三公論道之
職其言與
而其旨微
矣

肅之說出於蔡
邕也秦漢尊
肅王為太上皇
漢沿其名未必
為其貴而無位
高而無民也

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
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
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
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
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
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
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
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乃
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
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
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
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
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諡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
乃是譏漢非難肅也
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
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今見作者二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
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
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
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
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
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空明其
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
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
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
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

子雍此對本之
衛敬仲與班氏
所記不同敬仲
所記非實於時
王則為善對

晏處皆為尚
書故以恭顯
此之

李云羽毛為
鱗介為武

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

李云鍾會亦不慮此而舉逆謀故不旋踵奔滅也

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續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知其貪財不受教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一學宗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音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任亦官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

後漢書馮衍傳有周書

李云鍾會亦不慮此而舉逆謀故不旋踵奔滅也

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列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依將軍段熲採摺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人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篇言讀書百篇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問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始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籠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引此補明也

史事年錄起
引此乃也派布
也

徐福本單家
子與此義同

杜歲信及
注步不樂詳

去其好下佞已
之病則肅亦可
以無訛矣

錢幸相曰
陳少章曰
劉中是以下
當是也
注道周傳
評後注引
張璠以乃
與此正同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一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墮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中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就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主虐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二十餘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秘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閭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穎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穎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閣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救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摺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虚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研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其弟鄆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祥事在杜畿傳魚豢曰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責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士林質適等而加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欲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瞻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裁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此條從御覽補正

言之御覽作目之

臺閣也御覽作臺也

漢書

卷

西

